

每一个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生命中都有两只羊。一只羊是肉,另一只是羊群的羊。一只羊指向你的口腹,另一只羊介入你的灵魂。你转换在这两只羊中间,有时候感到拧巴,有时候感到纠结,更多的时候不知不觉。

在空旷而辽远的草原上,牧羊人下马而坐,看云起云落,也看着散漫于起伏开阔之间的羊群。地平线浑圆,只有她的身影凸起,羊群时而像洒落在她肩头的云朵,时而和云朵连成一片,在草浪上漂游。这是我的知青姐姐李军华,只身收放800只羊的场景,当年她只有18岁。当她给我讲起这个40多年前的故事时,依然热泪盈眶,十分激动,好像一切发生在昨天……

天气很好,清风吹拂,正午热起来,大地静谧安详,羊在打盹,像一团团白色的大花朵。她为此景激动不已,也十分陶醉,很浪漫地开始写一首昂扬的赞美诗。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她一抬头,看见羊群像散花一样疏散开了,羊儿三五成群地走出去差不多2公里,并且还是朝着不同方向走的。她有些着急,因为她尚不知道,歌曲中出现的牧羊姑娘和现实版的放牧大相径庭。由于草种的分布和疏密程度的不同,聪明的羊一般不会聚在一起吃草,它们早就养成了且食且寻的习性,好的牧羊人要时刻俯瞰四周,看看哪里水草丰美,绿茵成片,然后把羊群像撒网一样疏散开,时不时地还要归拢一下,控制它们以免走散,这样放牧,羊不会扎堆抢食,以致过度啃光草芯,也不会原地践踏草原。要想羊膘肥体壮,绝对不是拿着本书,往草地上躺那么轻松惬意的事。牧人和羊必须使用同一个指南针,那就是草。

如果说草原是天人合一的地方,那么牧人就是在大自然母体中与羊一起长大的孩子。草原上的羊是不会停留在某一个位置原地不动的,新鲜牧草的气味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时刻牵着羊鼻子不松开。草是羊的命,羊是牧人的命,草和羊告诉牧羊人,你属于大地,一切都必须依顺大地。

李军华姐姐说,她刚想上马,突然听到自己背向的羊开始咩咩地叫起来,不一会儿,所有的羊开始聚拢,叫声像大合唱似的形成了偌大的阵势。这是怎么了?李军华姐姐环视周边,原来有一只大狼正在身后靠近,离自己不足10米。好在李军华姐姐想起了老牧民的话,放牧时套马杆万万不能离手,狼害怕圆圈形状的东西。于是她奋力上马,甩起套马杆,套马杆的皮绳在空中展开圈套,狼一愣,随即逃走了。这时李军华姐姐发现自己已经吓得浑身发抖,无法下马了。她说,羊绝不是所谓待宰的羔羊,羊在草原上生存千万年,躲避食肉动物的袭击是它们生命的基本功,其身心已经进化出种种令我们诧异的功能。你问我,羊明明背向我,为什么能发现我身后有狼出现呢?羊有后眼。羊的双眼位置偏向头的两侧,使其具有宽广的视野。当羊瞳孔扩大时,状为矩形,绵羊视野270度至320度,山羊视野320度至340度。当羊竖起身子爬山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的万丈深渊。有的羊瞳孔是矩形的,在夜晚能够看清楚四周环境,白天睡觉时眼睛闭得更紧,能够很好地避免。

李军华姐姐说:“是羊的眼睛救了我,看起来我在管理羊,岂不知是羊一点点在引导着我。春天羊儿会自己找到阳坡分娩。夏季羊儿会自己找到草场吃,染一身药味,自然驱蚊虫。秋天它们找成熟的野韭菜花种子吃,为抵御严寒囤积脂肪。冬天,暴风雪来了,智慧的领头羊准能为羊群也为牧羊人找到避风的山坳……”

李军华姐姐的讲述,让我沉思良久。不由想起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一个牧民的儿子,在城里寄宿长大,从幼儿园开始耳边的声音就是上大学,到大地去,到没有暴风雪的城市去,后来大地方并没有给他提供一席温床,也没有为他展开一张哪怕并不辉煌的人生蓝图,倒是家乡草原悄然环保时代显示出无限的生机,于是他回归母草原,立志从牧羊开始,做一番事业。某日他看到几只羊进入了河中,便不顾一切地冲到河里去抓羊救羊,结果羊安然无事,没有经验的他却河水推倒淹没,一腔青

## 在草浪上漂游的云朵

文平

絮语

春热风险些付诸东流。若是他事先知道山羊会游泳,绵羊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事情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在草原行走,印象最深刻的是春天看接羔。如果母羊在分娩的过程中受到了惊吓,或者分娩后嗅到小羊羔身上有生疏气味,母羊便不会去舔小羊羔身上的黏液,也不会让自己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吮吸乳汁,这时候草原的额吉们会给母羊唱劝奶歌,用哀婉的歌声影响母羊的情绪,劝母羊接纳自己的孩子,母羊首先总是无动于衷,老额吉就不间断地唱着,歌词主要是陶爱格、陶爱格……那是在模仿母羊分娩的声音,唤起母羊的母性。而更多的歌词,是草原母亲们即兴唱出来的,其曲调哀婉深情,充满了无以言说的内涵,折戟的鹰,离群的雁,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匹消失在远方的老马,一只丢失了婴儿的摇篮……只有饱经沧桑的母亲,才会唱出这么多的忧伤和坚韧,我听一次落泪一次,甚至凄声难掩。但是你看额吉们神情平和,像一棵风雪中的老树,一动不动,直唱到母羊回头,温情地靠近小羊羔,小羊羔战战兢兢地开始吃奶,渐渐和母羊昵昵起来,额吉才会慢慢挪动沉重的身体,揉搓着僵硬的双膝站起来,就在她抬头那一刻,我看见了那满面泉水一般的目光。

游牧的往昔,草原母亲总是在默默地承受,承受暴风雪,承受失去孩子……一辈子的忧伤和沉重,与谁倾诉?当沉默已经成为草原母亲的习性,劝奶,或许就是她们最为淋漓的表达,最为呕心沥血的倾诉。额吉在羊的母爱被唤醒之时,获得了来自另一种生命的相知,就像一个艺术家在落幕时漫长的沉浸,突然被静场时浪潮般的掌声击中,才发现原来自己正在深深的理解和响应中。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在额吉的劝奶歌结束的时候,悟出世上最珍贵的砥砺,不在所谓的高光时刻,不在获奖的典礼上,而是获得了在文字中倾听着自己,并且能够向你会心一笑的那个人。

在草原上,从一种生命到另一种生命的通路,是一曲从早晨唱到落日的长调,也是一场岁月的远征。在草原的春天里,我常常看到人与羊心领神会的时刻。

而在另一个空间里,我浑然不知地让心中的羊变成了另外一只羊。我们在高谈阔论,从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有70多种用羊肉和羊内脏做成的美食,谈到本地著名美食烤全羊、羊血汤、手把肉、鱼羊一锅鲜、酥羊尾、酸羊奶……我们大快朵颐,乐此不疲,从色香味形以及鲜嫩或软糯,涉及羊的分解——上脑、羊腿肉、羊腩、羊扒、羊巧等等,继而进入色香味俱全的溯源,一致认为草原特有的瞬间完成的宰羊方式,从人性的角度,避免了羊死去之前的恐惧和痛苦,也使肉质新鲜,保持原有的韧性,话题不断深入,终于找到了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好吃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草好。

呼伦贝尔草原只有100天的无霜期,羊最喜欢的豆科植物有30多种,羊可选择使用的药用植物有500余种,这些牧草拼尽全力在短暂的无霜期里开花结籽,完成生命基因的永续,所以不论什么品种的草都不会长得很高,营养却更浓郁。呼伦贝尔的羊,每天觅食超过17公斤,就是为了进食最有营养的牧草,它们每天大约吃掉10斤新鲜牧草。或许可以这样说,大地为羊提供了牧草的盛宴,羊最终变成了人类的盛宴,而我们在享受羊肉的盛宴时并没有想到,美味的源头原来是草。从食物的角度看,粮食、肉类、蛋类都源于草,而草原上的人本质上是草的养子。我们知道享受了多少羊美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有万千棵草。没有人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从羊的角度看人类,从草的角度看羊,从终结的意义上看生命,这一切都无奈又合理,没有什么形而上可言。

我想,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人,我是两只羊抑或千万草。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每一个人最初都是生态塑造出来的。生态决定历史,历史决定文化,文化在时光里浸润心灵。李军华姐姐每年都要回一次呼伦贝尔,看羊群,看草,看遍野花开,看草籽乘风而去,当然也要吃羊肉。

安宁

在长白山,我想去看望一片森林,代替童年的自己。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将大地上翻滚的麦浪、玉米、高粱,想象成原始的森林。大风吹过古老的村庄,无数的庄稼发出亲密的碰撞。我穿过金黄的麦浪,去寻找劳作中的母亲。热浪将我重重裹挟,变成一株饱满的麦子,跟随暑气不停地向上升腾,最终消失在辽阔的大地之上。

夜晚来临,我便去梦里寻找苍苍的森林。梦中的森林是一片神秘的大海,闪烁着幽蓝的光,引诱我不停地靠近。当我好奇地走近,便会与它一起消失。在我走出村庄之前,我从未真正抵达过森林,但我却相信在那片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藏着坚不可摧的梦幻城堡,无数的飞鸟走兽在其中出没,花草铺满了每一寸泥土,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芳香。

我问母亲,森林里都有什么?那时母亲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小镇的集市,她一字不识,也很少翻阅书籍,她只在鞋垫上绣出过绚烂的花朵和云霞,于是她漫不经心地回复我,森林里除了花草树木,还能有什么呢?我又去向父亲,父亲一边用斧子将粗壮的蜡条砸进驮筐,一边敷衍地丢给我一句,森林里不是活着的树,就是死了的树。

那时我还不懂得死亡,我连生是什么,都没有明晰的概念。我只是混沌地向前,走出无边的麦田,走上萧瑟的大道,而后离开贫瘠的村庄,并在懂得生死是人类漫长一生的起点和终点的年龄,走进长白山这片消泯了生死边界的森林。

还在前往长白山的路上,隔着车窗,我就嗅到了森林的气息。这气息如此动人,仿佛无数生命自由地站立在大地上,对着天空发出热烈的呼吸。风吹过宁静的白桦林,将一棵树一生的秘密,捎给另外的一棵树。这优美的白色精灵,追寻着云朵的足迹,向着深蓝的天空无限地抵达,仿佛它们要从根植的大地上一跃而起,拥抱深邃的苍穹。

沿着鸭绿江、图们江和松花江,还有云杉、水曲柳、紫椴、红松、沙冷杉、大青杨、岳桦等50多种树木。有时,它们保持美好的距离,终生不产生关联,只在风里听到对方的歌唱,或在皎洁的月光下,仰头看到过彼此美丽的剪影。有时,它们遒劲的根基在泥土里穿行,悄无声息地将对方缠绕,或在高高的云端,枝叶相触,恋人一样深情地依偎。没有什么能将它们分开,风霜雨雪,疾病衰老,甚至死亡,也不能将它们分离。

人类从不曾真正了解过这片森林,就像人

## 梦幻山林

类永远无法记住每一棵树木的名字,以及它们漫长一生中历经的磨难。它们是大地上的星辰,以微弱的光,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森林。

如果你不曾抵达森林的深处,了解那里的草木如何度过它们的一生,又如何死后以另外的形式继续活着,就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生与死。你会以为,生死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点,它们站在生命的两端遥遥相望,永不相接。你的一生,不过是从生的起点,奔赴死亡终点的艰辛旅程。当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即便踪迹全无,仿佛辽阔的大地上,从未有过你的足迹。

前往长白山之前,我在一片人工培育的丛林里,捡拾了一袋松果,打算将它们带走,摆在我的书房。护林员严厉地制止了我,让我除了记忆,不要带走这里的任何东西,甚至一片落叶、一片柳絮。我想不明白,试图与他争辩,这些松果落满了丛林,都已经死亡,它们再也回不到枝头,那么带走一些作为纪念,又有什么不可?护林员并没有给我解释,他只是将墙上挂着的规章制度指给我看,并没有给予我我想要的答案。

直到我走进长白山,在一片因火山活动而沉入谷底的地下森林中,我第一次意识到,生死并无边界,就在人类无法踏足的地方,生死消泯了差异,生即是死,死亦是生,生死完美交融,犹如混沌的宇宙。

我走在幽静的山谷森林中,重新成为童年时好奇地聆听大地声响的孩子。我努力地去辨识紫萁、猴腿菜、山尖子、刺楸、刺五加、猪嘴蘑、榆黄蘑,它们安静地生长在高大松树的周围,不争不抢。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照在密林的深处,也将这些卑微却又同样蓬勃的弱小植物照亮。我还试图找寻金盏花、风铃草、山荆子、鸢尾花、仙鹤草、牡丹草、银莲花、龙头草。除了名字,我对它们一无所知。它们一直都在这里,隐匿在长白山中,接纳四季的冰霜雨雪,安静从容地生长。我又屏气凝神,去聆听飞鸟走兽的隐秘声响。就在丛林深处,行走着东北虎、乌苏里棕熊、野猪、驯鹿、狍子、野狼、黑豹、水獭、斑羚……

在一棵曾经直插云霄的美人松倒下的地方,无数的苔藓、蕨类、蘑菇、野草、花朵、树木,又在这残酷的死亡之上诞生,并以野性苍莽的力量,让生命之美肆意地流淌、蔓延。生存与死亡,诗意与粗暴,温柔与狂野,柔软与坚硬,仁慈与狰狞,萧瑟与华美,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万物在被雷电击倒的树木下,以纤细柔弱的美,继续辽阔无边的生。每一片落叶,每一截枯木,每一个松球,每一朵花瓣,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参天古木,都以死亡唤醒并滋养着新鲜的生。

千万年以来,这片森林就这样沉寂在山谷之中,在万物的此消彼长中,消泯着生死的边界,成为让人类震撼的独特存在。

风且吟听



山水如画

汤青 摄

张永波

夏末,我们驱车至阿尔山市。街面上,车子像木牛流马般在街衢上不情愿地挪动着。阿尔山的夏季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如果游客把生活节奏放慢,小城受不了。所以,要懒洋洋地漫步、溜达、闲逛。

我们的车也懒洋洋地行走,边行走,边寻找适宜的酒店,边寻找酒店边观看沿街大理石建筑、楼顶上的雕塑和花池内拥挤的柳兰花。边走边找,竟错过了许多酒店。再要找时,也到了街的尽头。再折回来,在一处民宿住了下来。我在夜市里遇到卖山货的赵大姐。她向我推销金菊花:大兄弟,咱家的金菊花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都是山里采下来的,咱家都收一等货,不好的白给咱不要……

夜半时分,山隙隙里藏着的凉风袭来,背部、脖颈发凉,忙扯过被子来盖上。

第二天,我们攀上了天池山,看到了属于“玛珥湖”类型的天池。

——大地裂开沟谷,岩浆与水流相持,巨大的水火山之爆炸出了面前这个“天空之眼”。

天池的下面,挂着一架红色的梯子,远远望去,垂悬着,挂在从百多公里外新巴尔虎草原缓缓移动过来的一团团银亮的云朵上。梯子上面有好多人在攀爬,像一只只长了吸盘的壁虎,吸挂在梯子上,不会掉落下来。

天池有多大呢?从绿色的高山上看上去,不过是一团团银亮的云朵上。从池子向四周看,山峦像被池水和一团云包裹着,不过是一只银盘中装着碧色的果蔬。

天池往东30里的石塘林景观,那是火山大爆发时散落到人间的黑珍珠,景色奇绝瑰丽。

石塘林长达200平方公里。翻花石、熔岩冢、喷气锥、喷气碟、熔岩绳、石海、熔岩陷谷、火山弹、龟背岩、叠瓦岩、火山基岩……

我靠近一两米高的熔岩冢。它的形态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开花馒头”。外表坚硬、粗糙,我难以从这一“冢”的里里外外看到一星半点的土壤,也想不出有生命萌发的理由。然而,从熔岩冢里却生出一丛从马缨杜鹃来,红色的花朵与暗黑色的岩身构成一幅无须调整尺寸和构图的天然油画。木栈道边上,每一个“开花馒头”上都生长着杜鹃花,煞是美丽。

天池、火山石塘、温泉,令阿尔山呈

人山文水

## 漫游阿尔山

现出一种非对称性。即,沉郁气质与疾速流布的对立;即,年轻又苍老态的表里不一;即,广大与促狭的对峙;即,铺陈叙述与突兀闪现的错愕。

阿尔山就像母亲捧着的初生婴儿。科尔沁草原是一只摊开的右掌,巴尔虎草原是一只摊开的左掌,两只手掌一打开,阿尔山就在手掌上屹立了。

柳兰花是阿尔山的市花。初入阿尔山时,车辆渐渐呈“向上”的行姿,路边忽然变幻出一种绚丽的色彩。柳兰稀疏的绿叶被坡地上的绿色背景吞噬了,只留下悬在地面上一尺左右的花朵,胭脂紫色有如一道霞光飘到地面上,缥缈如纱,这难道是阿尔山迎客的彩色裙裾?一簇簇、一个接一个柳兰群落呈现“波普”艺术、超平面艺术的美感。

阿尔山市被柳兰包裹着,道路两旁,街头巷尾,都密植着柳兰。那娇俏可人的花穗,竖看成串,横看成片,接天映日,恣意怒放青山绿水间。

我将为阿尔山的冬季画一幅油画。全部敷以白色的颜料为背景,融合着白桦脱落的白皮,融合着雪兔子奔跑时掉落下来的白毛,融合着百合花夏季里的白色花瓣,象征白雪。油画的中央画一个纽扣大小的浅盘,青蓝色的也可,檀木色的也可,白色的也可,月魄色的也可,浅盘里面不要装浆果,不要装糕点,不要装茶品,不要装任何东西。因为,浅盘里装着世界。这个世界被阿尔山深可没过膝盖的雪包裹着。

我将再画一幅水墨画。全部以墨色为背景。融合着石塘林里火山的灰,融合着白狼泥炭矿里的泥炭,融合着黑曜岩里矿粉,我只在画的一角点上几处樱桃红色。水墨底色是50厘米深积雪的影子,樱桃红色象征积雪下面的活力。

我做了一个又一个在阿尔山度过冬季的梦。

——我备下满屋子的山货。桦树茸、哈拉梅、榛蘑、草蘑、红蘑、鸡腿蘑、木耳……有一个唱好来宝的要给我唱十日,我款待他十日;有一个唱二人转的要给我唱十日,我款待他十日;有一个唱东北大鼓的要给我唱十日,我款待他十日。

——我的灯笼是用松油点燃的,我的火炕是沿着地窖子盘曲如黄肠题凑,我在前夜借月亮东升如盘的光,微红但是有酒的香气,我在午夜借月亮升上中空如玉珠的光,皎洁甜脆,我在下半夜借月亮沉入龙潭的光,红润而醇性十足,有腌鸭蛋的味道。我能忘记睡眠,整个晚上搂着月亮,捧着月亮,随着阿尔山的旋转而与月亮结缘。

## 缝补草原上的马蹄印

(组诗)

孔庆艳

1

一支笔,是一个复述者  
一支笔,是一把镰刀  
锡林郭勒的月亮升起  
又升起  
收割。那些青草和牛羊  
此刻,用什么样的绿才能描绘  
锡林郭勒草原的青葱

如果,我是一名画家该多好  
调和,天空与大地  
青草与牛羊  
一切,皆在画布上  
一切,都在我的手心里  
蔓延的还有达西的长调  
和草原的热情

2

说一场风雪  
还有走失的牛羊。  
没有一个词语,能够形容  
那是怎样的惨烈,寒痛,是一场风雪  
的肆无忌惮

十年前的冬天,寒冷  
十年后,仍不堪回首  
白毛风,刀子一样割向人们的脸颊  
一千只羊,在风雪中  
早已辨认不出回家的方向  
达西,鸟不出车寻找  
羊群不知下落  
车子坏了  
没有一盏灯火,一户人家  
此刻的草原,写满无助和恐惧  
结局是达西兄弟失去了两个脚趾  
永远留给风雪  
还有献祭的羊群

他不愿提起,那个夜晚

他们仅靠一包纸中,熬过了黑夜  
漫长又无助的  
寒冷又恐惧的  
黑夜  
一张纸在嘴里咀嚼  
好像羊在春天啃食一根青草  
他不愿提起  
他冻掉脚趾  
好像不说风雪  
风雪就不曾到过这里

3

当一条乌河流遇到另一条河流  
当达西遇及其木格  
格桑花开得恣意  
爱情像花儿一样,芬芳

草原用辽阔见证爱情  
锡林郭勒草原,锡林河,以及那些  
植物

牛羊,繁衍生息  
其木格是个善于缝补的姑娘  
补雪山上的积雪  
也补头上的天  
最擅长的是,补达西遗落在风雪  
夜晚  
丢失的脚印

叫醒鸟儿,小虫,蒲公英  
因为爱,它们热爱  
因为雨水,它们丰盈  
因为其木格,达西的影子  
从不孤单

4

说一说花期,牛羊和人们  
以及风调雨顺的草原  
雨水,滋润着每一株青草  
每一棵莜麦长出它的芒  
这芒不刺眼,热烈  
漫山遍野的牛羊,走着走着  
就成了天边的云朵  
达西的牛羊多得就像这些云朵  
丰收不丰产。一朵云的重量不及一  
团棉花

汉族兄弟,大伟是个带货主播  
毛遂自荐,做草原的好货推荐官  
一朵云,也可以在另一片天空  
绽放。羊群,云朵  
大伟的直播带来了收益

马珠穆沁羊,苏尼特羊被更多的人  
认识

花期短暂  
人们等待果子成熟

结尾

中国正北方的天空:云淡,风清  
锡林郭勒草原:牛肥,马壮,人欢笑  
一匹马,用尽全力奔跑  
牧民的热情和干劲  
点燃星空,和星空之下的  
草原

星诗空



寂静草原 敖浩特 摄